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五

六

中書_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五

列傳

唐

七十五

王敬武

師範

孟方立

時溥

朱宣

孫儒

高仁厚

趙儼

泚

成尚

杜洪

鍾傳

劉漢宏

張雄

徐約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
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還逐師儒自為留後時
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
使趣其兵西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龍紀元年卒

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昭宗以太子太師崔安潛領
節度使範拒命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
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不

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為備師範
伏兵迎於路部將劉彛斬弘遂攻棗州蟾請救於朱全
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安潛不敢入師範
喜儒學謹孝於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
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毋恚之
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
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
遣吏挾座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

子孫不忘本也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節使不敢橫行理固宜爾然當時逆藩跋扈朝命視同弁髦何有於桑梓一令沈師範並無盡心効忠之可紀乃欲以曲謹沽名飾詐其誰欺

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

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為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為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為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關人覺衆擐甲誅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

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竝發全忠使從子友寧率軍東討師範擊斬其首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又敗退屯臨淄留揚師厚攻之師厚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遂傳其城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唐室沿危諸藩皆望視不救惟師範慷慨誓師差強人意惜諸將才皆庸懦事迄無成乃青州之圍不能始終全節輒開門降賊前後利

若兩人實負初心矣

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

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史卽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歲餘從師範於汴表為河陽節度使全忠既受唐禪友寧妻訴讎人於朝乃族師範於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為澤州天井戍將遷游奕使中和元

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為裨
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
擅裂邢洺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
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
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
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
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帥僖宗用舊
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

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
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徙治龍岡會克用
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和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
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為方立所破
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為節度
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
州為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
兩節自此始方立倚朱全忠為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

虛歲光啟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
呂臻馬爽戰焦岡為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
安臨治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為邢州刺史招撫之
方立旬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
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
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
兵於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脫者十二龍紀
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

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徇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
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
恐性剛少恩夜行陣兵皆偪告勞自頽不復振乃引酖
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為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
全忠方攻時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
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太順元年存孝復攻邢
遷挈邢洺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
表安金俊為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為汾州刺史

按原文
作卯州

考卻非晉屬且天井關在汾州今從五代史作汾

梁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

開門降蕞以攻太原軍還以遷歸全忠惡其反覆殺之

從五代史補輯按新唐書此下有揚行密傳行密應列五代吳載記此從剛

時溥徐州彭城人為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

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

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贖

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為留後溥厚具貲裝遣璠護詳還

京師夜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家溥怒署璠宿州刺

史俄殺之別遣將引銳兵三千入闕僖宗因以武寧節
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秦宗權方據淮西相聯結溥
地介於賊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輒克授東面兵馬
都統遂合許兗鄆兵逐尚讓於太康斬首數萬級讓降
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巢至萊蕪大破之林言斬巢首
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
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全忠爭功嫌

憇日構孫儒方與揚行密爭揚州詔全忠為淮南節度使溥自以先起顯名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遺溥書假道溥不可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畧徐泗全忠自將及其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為攻碭山朱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闕汴水灌宿鄆三月拔之使劉瓚守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

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饑死喪十七八
乃請和於全忠全忠曰移鎮則可昭宗以宰相劉崇望
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
軍中固留詔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即上書納質
請隸全忠溥既復留諫大懼全忠為表徙鄭州刺史諫
畏兩怨集已乃奔揚行密行密以諫為楚州刺史并其
民徙之以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溥將徐汶出降溥
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精騎數千授霍

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
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
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
分兵固守石佛山師古攻拔之王重師牛存節等搃其
堞以入溥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
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

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鬻鹽抵法死宣亡命去青
州為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

入關宣為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
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
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
東窺曹鄆存實迎戰死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

能拔引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

按朱宣得天
平節度事吳

鎮糾謬以紀傳互勘事多歧舛其顯然者天平軍節度
自乾符四年至中和四年據紀則歷薛崇張揚崔君裕
曹全晟崔用曹存實朱宣凡七帥據傳則薛崇崔君裕
曹存實朱宣四帥而已至韓簡寇鄆紀云曹全晟死傳
云曹存實迎戰而死宣之得節紀云遂存實自稱留後
傳云宣嬰城簡不能拔拜節度使者舊書薛史歐史於

此傳中曹存實事皆作曹全最惟通鑑以為宣代曹存實考吳據實錄云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最未周歲而遇害然則始殺崔君裕者全最後為韓簡所殺者存實叔姪相繼其中復無崔用且薛崇諸人惟張揚舊書有傳終於天平與新紀同餘新舊書俱無本傳舊紀亦無崔君裕以下諸事無從考証姑仍其舊要之換所糾新書之失此其最著明者也

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有衆三萬弟

瑾勇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得兗州兄弟雄張山東

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

戰全忠大恐求救於宣宣與瑾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

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

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即聲言宣納汴亡卒移書詆讓
宣以新有恩於全忠答檄恚望之由是顯結隙使朱珍
先攻濮取曹州宣救曹不克奔還范珍圍濮州宣使弟
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濮州朱裕奔歸鄆珍薄
鄆挑戰宣不出裕為書給降尊珍入縣門發死者數千
縱礮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為刺
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景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
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

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走鉞河宣留濮州全忠令友
裕馳壯騎謀鞞虛實身將而北會宣引還縱兵戰全忠
南走幾不脫乃謀持久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保
其工織芻有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為友裕所攻委城
走龐師古既拔徐州全忠即遣攻齊州宣瑾皆戍以兵
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
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
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燔薰漲天宣瑾大北是夏全

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三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瑾堅壁守宣饑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於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鄆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栢和大寒全忠軍多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卒授宣為羅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於馬頰

河師古迫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
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确則固守增堞深
溝為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於塹師人踰而升宣
出奔為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瑾事
具五代史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下橫里中隸忠武軍為裨校與
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為都將光啓初宗權
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

節度使諸葛爽與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
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進拔河
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掠汴
鄙全忠卻屯胙城東南列偽旗鼓疑之儒乃還會全忠
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汜尸於河焚井邑乃
去揚行密得揚州宗權使第宗衡爭淮南以儒為副建
為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絲已奈何居
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名

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即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
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因畧定傍州不淹
旬兵數萬蹠土圍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為淮南
節度使與時溥連和金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約款於汴
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
司空全忠署為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
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
潤常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擣虛乃遣人卑

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
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
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
萬奄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間取潤州劉威曰願
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
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為建鋒所逐仁義願棄潤州
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
皆走願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

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濠屯西溪自

引軍逆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

按五代吳世家

行密既破儒收其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疏黑雲都不應此時已有黑雲將

行密乃免儒遂

圍宣州會谿潦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分兵取和

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五十萬所

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

數敗今掃地而至決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

慰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

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饑民儒
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蔽公臺十二月顯威
與儒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
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
奔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隄
壘以來糧盡將為我禽可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
亦請據險邀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以絕饋道軍
大疫儒病瘖遣建鋒殷鈇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

出率仁義，願背城戰破。五十壁會，暴討且宴，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能興，願執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於市。見劉威曰：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廟以祀。

高仁厚亡，其里系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

挺鞏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鴟
兒每戰輒戒毋與鴟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
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冒持
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
竇漪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
避難竇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
閭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啜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
欲亡不得皆死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畧諸

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
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獲阡
能謀者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
厚哀之曰為我報賊明日我且戰能釋甲署背曰歸順
皆得復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擎
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擎詐
窮而逸吏執之降衆署背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
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以降韓求赴水死賊帥

羅夫子棄寨奔阡能仁厚引兵逼之衆呼譟爭出執阡

能挈羅夫子首迎降

衆阡能乃賊首已見上文傳不終言其就擒事殊為漏畧今採通鑑

增餘柵皆下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

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

奪百官乏奉民不監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

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

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岨而陣使游軍逼賊久

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

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沒水鑿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
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檻車送行在軒於
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
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
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劔
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指揮應接使卓文不
應詔削師立官爵敬瑄即表仁厚為東川節度留後楊

茂言為行軍副使揚崇為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揚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師立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雄諄於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諱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

於池死君雄悉誅其家仁厚入府縱繫囚賤貧絕詔拜
劍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
為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城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
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
贈司徒

趙犇陳州宛丘人世為忠武軍牙將犇資警健兒時好
為營陣行列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
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劒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

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
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犒為刺史表授之既視事會
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
疏塹實倉庫峙藁薪為守計民有貧者悉內之繕甲兵
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
寇項犢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
驚且怒悉軍據澁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
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犢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

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
生為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
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
於州左借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為持久計宗權輸
鎧仗軍須賊益張犢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
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
犢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擢彰
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畧地數千里屠二十餘

州唯陳賴孳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秦寧浙西兩節度
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
節度使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
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孳悉忠力以孤城抗賊巢卒
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輸調發助全忠常
先它鎮云

昶字大東神采軒異內沈厚破孟楷功多巢之圍昶夜
擷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犂曙決戰士爭奮死關禽

賊酋數人斬級千餘。犛領泰寧以昶為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皆推犛。昶犛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

犛子珣

按五代史作犛弟

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策之難激。

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遇賊畏見，殘即夜絕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珣以意調治，激矢至五

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遥
領處州刺史昶師忠武珣遣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
留後全忠表為節度使陳土惡善圮珣疊覲表墉遂無
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
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王渠溉稻以利農
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
忠武以珣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
迎鑿功臣以檢校太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

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為罷市

按新唐書此下有田

顯朱延壽劉建鋒馬假馬賓等僭稱延壽皆揚行密部將事繫行密與唐無涉應附五代吳載記殷應列五代

楚載記而以建鋒及

賈附見此俱從刪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入蔡賊中

為賊帥假子更姓名為郭禹當戍江陵亡為盜保火門

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

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襲歸州入之自稱刺

史招亡訓士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

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於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洵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

洵率存夜斬營襲厚破之遂入夔州

樂新唐書本文載韓楚言妻斷夫首

事楚言以許季成洵敗不能死妻季懼文解之季自殺其夫楚言非忠於唐季亦安得為烈且其事不可為訊

今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沂江畧雲安按兵渝州盡

刪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帝以建肇為武泰軍節度使洵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洵乃以武為留後

存為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洵遣客伺之方蹴毬洵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趨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洵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稟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洵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朞自占者萬餘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鄭洵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權益本隸益鐵洵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

故洵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洵皆手殺之
至絕嗣澧朗本隸荆南為雷滿所據別為節度洵數請
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洵出怨言彥若
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洵大
慙晚喜餌術士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
使揚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洵與馬殷雷
彥威犄角洵自將而行下知洵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
親吏揚師厚勸之洵為巨艦堂皇悉備至公安卜不吉

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乃行彥
威潛師畧江陵洩諸將念私無關志淮南將李神福壁
沙橋望洩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洩君山
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洩投江死天祐中全忠表洩死國
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為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
亡為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為土團軍賊不敢侵於
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為董昌所拒走客黃州

中和未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為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為節度留後僖宗即拜本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路乾寧初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為心腹間取永興守之全忠

方園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行密使
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
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饋餼所仰
既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
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
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不
能救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復走全忠全忠遣
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將劉存濬坎傅城

殷為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奇兵取之可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間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間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皆斬揚州市

鍾傳洪州高安人業負販或勸為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為長乃鳩夷獠依山為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畧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內謹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

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傅子匡時傅以匡時為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為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傅倚以為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傅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齋故士不遠千里走傅府傅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傅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為犀象高數

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債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
為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為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
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圍
洪州匡時城守凡三月城陷執匡時歸揚州渥切責匡
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彭玕既失援厚結馬殷且觀虛
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左氏
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
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

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為節度三年我自取之
及溼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溼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
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軍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
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
之全諷不能答後為揚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
符未焚畧江陵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
表為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

瑀得罪乃以漢宏代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
寵其軍為義勝軍即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
輒曰天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尚誰哉鴟噪諸廷命斫樹
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中和二
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抗州壁西陵為董昌所敗後遣
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
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
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

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
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卒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
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温州褒兵最強故漢
宏使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
聞抗越弩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
啟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蕙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
褒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
人走臺州鏐斬其母妻於屯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

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於市叱
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
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為武寧軍偏將弘
鐸為吏奪雄為辯數并見疑于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
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
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
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

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楫寶兵散多降暉衆數萬雄即以元為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為府旌旗衣服僭王者揚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白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纔千錢聞雄至間道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連糠粃以差為直雄軍富過所欲即不戰去暉數割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初以元為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之為

立廟弘鐸代為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
得淮南弘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
迺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
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
元為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頔曰我為舟一用
之耳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安
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
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傳實

襲顏行密知之遺客說止不聽顏逆擊於曷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馮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尚彊乃自棄於海奈何吾府雖隘尚可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挈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慰勉遂以歸表為淮南節度副使見尚公迺曰頗憶為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邪謝曰臣為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

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鉞攻之

約驅民墨鏡其形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抗
終有國手約後寢寤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粲

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

殲其衆

按新唐書此下有王潮王審邽劉知謙盧光稠
傅朝應列五代閩載記審封應附見知謙應列

南漢載記光稠應
附見此俱從刪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六

列傳

唐 七十六

藩鎮魏博

臣等謹案藩鎮闕唐室盛衰新書特為別傳深合史法鄭志于列史別傳標目相沿者如忠義循吏之類俱從彙編其一代特見他史所無者

如後漢書黨錮則仍編入列傳中存其名次藩
鎮一傳獨系李唐今依新書原編以符鄭例又
鄭志不錄舊史論贊而獨存黨錮傳論著為范
氏之說蓋黨錮緣起事實具見論中不容刪沒
也宋祁作藩鎮傳論推原唐史河北之由仿司
馬遷始皇紀贊引賈誼過秦論之法有取於杜
牧罪言而全採其守論於一時得失叛服之故
形勢瞭然足為史家傑作故依黨錮傳論例標

宋氏曰全錄卷端

宋氏曰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臂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

天下不安

按此三語乃收罪言之文
歐今以下則守論全文也

又曰厥今天下何

如哉干戈朽鉄鉞鈍含忍混貸照育逆孽殆為故常而
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蒐岸柳揚自
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頽顛
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
蟠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顛頽天時不利則將與其
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
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

曰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
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
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
後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
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闕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
為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按錄
新唐

書作祿今
依本集改

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嗣皇子嬪之地

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割大盡

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畧以飽其志
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軒
踰欲相效者徃徃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
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
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
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反此提區
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
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將見為盜者非止

於河北而已嗚呼大厯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
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
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廷湊反
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
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
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
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彭義
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

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歟今取擅興
若世嗣者為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
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田承嗣

悅
季安

結

史憲誠

何進滔

樂彥禎

羅弘信

田承嗣

按原文字承嗣顧安武曰名字相同始于晉宋
之間至唐尤盛藩鎮傳田緒字緒劉海字濟此

起家軍伍未有字如李戡義之比史家例
以為字非也且其文可省今從刪後倣此平州盧龍人

世事盧龍軍隸安祿山麾下累功至武衛將軍祿山反

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閭所籍不缺一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為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因執賊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問瑒將士而詐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為備瑒不得志

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
懷恩謝願備行間時朝廷厭亂數大赦懷恩功高覬留
賊自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死拜承
嗣莫州刺史三遷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承
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既得志即計口重斂厲兵繕甲
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趨秀彊力
者萬人號牙兵自署官吏圖版稅入皆私之又求魚宰
相代宗多所含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

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為大都督府即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其心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衡薛嵩死弟嵩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嵩嵩以衆歸承嗣帝自用李承昭為相州刺史未至承嗣誅相人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諭罷兵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取衡州魯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礮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子悅諷諸將詣使者虜面請承嗣為帥詔貶承嗣永州刺

史許一子從悅及諸子皆逐惡地命河東節度使薛蕙
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
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
承嗣不承命討以軍法其下霍榮國以磁降李正己拔
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攜阻殺數
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
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
為寶臣所逐火輜重歸於貝計益窮奉表請委身闕下

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
彩等固守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承
昭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
賞天子使中人勞賚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竇臣
二軍會棗彊更相見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
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
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
望麾而進河東將劉文英辛忠臣等決戰而成德幽州

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
大戰臨水賊敗斬九千級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乘
勝進距磁十里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
首五百悅驚率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
將王武俊以子期歸竇臣竇臣方攻洺州因以示城下
降之復徇降瀛州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竇
臣不為禮竇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
州正己又請許承嗣入朝十一年遣諫議大夫杜亞持

節受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遛
不至其秋復畧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叛詔忠
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承嗣使悅將兵三萬
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己將尹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
汴北郭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悅遁靈耀東走欲
歸承嗣為如江所擒并魏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
書請罪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再賜鐵券承嗣盜有
貝博魏衛相磁沼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

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姦無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

悅蚤孤母更嫁平盧戍卒隨轉側淄青間承嗣訪獲之年十三委以號令裁處皆意合及長剽悍善鬪冠軍中賊忍狙詐外飭行義輕財重施以釣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知節度事而諸子佐之詔悅自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擢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悅外示恭順陰濟其姦帝晚年尤寬弛悅

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稍惕息會黜陟使
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
畝悅即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而等籍軍中
久仰繡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
出家貲給之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

懼會汴州城隘李勉增廣之傳言帝且東封

按原文作東封

泰山通鑑無泰山二字胡三省注云蓋用在傳東封西封語非泰山之謂城汴與封禪無涉蓋訛言謂將東討藩鎮故城汴以逼之曹汴接壤故正已懼李勉非跋扈者原文叙次事理未晰今從通鑑而李

正已懼率兵萬人屯曹州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扈寧許士則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為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為請不答遂合謀叛令狐垣等表汰浮圖悅乃詐其軍曰有詔問軍之老疾疲弱者由是舉軍恣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刺史李洪守不下

按舊唐書並載李洪

張任守邠新書
不及洪今據補
楊朝光以兵五千壁盧疇絕昭義餉道

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洛將張任任固守
食且盡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賞士
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芑與昭義
軍救任三節度次狗明二山間未進任急以紙為風鳶
高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迎譟
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洛士且為悅食燧乃自壺關
鼓而東破盧疇戰雙岡禽賊大將盧子昌而殺朝光悅

道保洹水於是曹俊為貝州刺史乃承嗣舊將果而謀
悅召問計對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干順勢不敵也
宜留兵萬人屯嚙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
公所命今攻臨洺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所昵扈崇孟
希祐等皆訾短之悅不聽其言燧等距悅軍三十里築
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策將李晟夾
攻悅大敗引壯騎數十夜奔魏李長春拒關以須官
軍而三帥頓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

流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老母不能自刎願公等斬悅首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地衆抱持之曰今士馬尚可一戰脫不濟死生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下敢忘厚意乃斷髮為誓將士亦斷髮約為兄弟率富民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李再春及其子瑤以博州悅從兄昂

以沼州皆降煖悅族其家悅自視乏耗懼不知所出復
召曹俊謀為整軍完壘以振士氣羣心復堅後十餘日
煖等始進薄城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
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曰知為深趙二
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
乃間道使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
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詔得惟
岳地者隸之今乃以深州與康曰知是朝廷不信於公

也且上將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
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
魏明日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魏博全則燕趙安鄆州
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之業也
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侑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
至魏則夕入貝惟熟計之滔素欲得貝即大喜使侑先
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賜滔使還幽
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

歸粟馬滔因使王郅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
前故分粟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
勢危誠能連營南旆解田悅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
粟不出窖馬不離廄又有排危之義聲大夫親斷逆首
血纓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
士以不得深州為大夫恥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
願以與大夫

按原文無此二句下文得深句無根今從通鑑補

武俊既得深亦

喜即日使使報滔於是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

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還走悅怒閉不納蹈籍死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為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王以府為大名府署子為府留後以扈崑為留守許士則司武會穆司文裴抗司禮封演司刑並為侍郎劉士素

內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給事中邢曹俊孟希祐左右僕射田晁高緬征西節度使蔡濟薛有倫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兵馬夏侯蘋兵馬使晁以兵數十助李紇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寶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俊寶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度河助泚使王郅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赴難以全魏貝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趨東都相應

王能徙孤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陝與秦兵
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為唇齒之國幸
速計之悅聞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遽絕滔陽遣
薛有倫報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瑄申固所言悅猶
豫許士則諫曰冀王殺懷仙屠希彩誅兄使如京師而
奪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
親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攣匹夫
義出且禽大王不如偽許出迎遣州縣具牛酒至則以

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之先是武俊陰約悅背
滔及聞滔要悅西使田秀馳說悅曰方泚未盜京師時
滔為列國且自高如得東都與泚連兵多勢張反制於
豎子乎今朝廷復官赦得罪乃王臣豈舍子而北面滔
泚耶願大王閉壘不出武俊須昭義軍出為王討之悅
具道其謀而遣會穆報滔滔喜自河間南踰貝州次清
河使報悅不至進屯永濟使王邳等督之悅曰始約從
王今舉軍持悅曰魏北困侵掠供擬屈竭以悅日拊循

猶恐攜間一日去城邑朝出夕變且何歸不然不敢背
約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盧南史
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
為天子我與同為王教我遠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
誅乃囚抗等使馬實取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悅兵不敢
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兵饋盡囚諸縣官吏
唯清陽不下滔圍之實拔清平俘掠去於是李抱真武
俊約出兵救魏會詔拜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郡

王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悅阻兵凡四年狂悞少謀
亟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
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謀與左右
踰垣入悅方醉寢酣拔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
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比明以悅命名許士
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緒直寢
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扈萼反衆執之語曰無之支
已殊絕

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間使緒主牙軍凶險多過常答昂之悅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將出奔邢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共推緒為留後歸罪扈寧斬以徇復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聽命天子滔聞悅死以兵五千合實軍進攻魏州實瀕王莽河壁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募實圍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滔滔許盟會穆勸緒絕滔而

緒部分亦定乃乘城戰武俊抱真各脩好如悅時詔即拜緒節度使實圍魏凡三月滔敗走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緒猜忌殺兄弟姊妹凡數人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緒緒厚賂納且召朝朝以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過滑緒將篡取之賈耽以兵援免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鴈門實封五百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贈司空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公主命為己子數歲為左衛曹曹參
軍節度副使緒死時年十五軍中推為留後因授節度
使除喪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季安畏主嚴頗循禮法及主薨始自恣官
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
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虜
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
軍者斬絳人譚忠者祖瑤天寶末為內黃令死燕寇忠

豪健喜兵為幽州劉濟將

案諱忠事幽鎮而乃心唐室杜牧為作燕將錄新書採入

此傳及劉濟傳今補錄里系以示褒

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

取蜀取吳莫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上自為謀以夸服臣下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豈能不恥既恥且怒必任智畫仗猛將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安出忠

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遣趙書曰魏若
伐趙為賣友魏若與趙為反君賣友反君魏不忍受執
事能弛俾鄣遺一城魏得持之獻捷天子此使魏北得
以奉趙西得以為臣趙不拒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遣
大將率兵會王師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
子太保有邱絳者父時賓佐與同府侯臧爭權季安怒
斥為下縣尉俄召還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忍酷無忌
憚大抵如此死年三十二贈太尉妻元誼女召諸將立

其子懷諫最幼不能事決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
軍中怒取田興為留後興以懷諫歸第而殺士則等十
餘人季安既葬乃送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緒弟
縉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
元和中拜夏綏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扼寇路久
而廢縉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橐它牛馬助軍吐蕃寇
豐州縉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為左衛大將軍李聽
代之聽劾縉盜沒軍糧四萬斛彊取羌人羊馬故吐蕃

得乘隙貶衡王傅俄而吐蕃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
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弟華太常少卿尚永樂新都二
公主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將
憲誠始以趨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
千濟河拔城柵師踵進乘勝傳鄆堞師道傳首以功兼
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憲誠為中軍
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

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即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詔王命而陰結幽鎮以自固時李宥方亂私與交通數助請旄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慢俄聞斬宥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識主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譎獍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畧婚太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糧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偵事京

師作謾言自大宰相韋處厚折其詐遣去憲誠懼出兵
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卍志沼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
廷湊援同捷陰誘志沼以利志沼反屯永濟兵銳甚憲
誠告急詔義武李聽進討於是志沼與廷湊合兵劫貝
州為聽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進檢
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聽代初憲誠
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
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沼而假道清

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公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
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為乃稍安然
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軍聞之懼明
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賣已曰給我
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進滔為帥以
請詔贈憲誠太尉實太和三年憲誠起凡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世為本軍校少客魏事田弘正從討王
承宗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諱曰得何

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衆唯
唯乃斬殺前使及監軍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
留後俄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累進檢校司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成五年死贈太傅謚曰定子重
順襲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
自效不聽命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
使以重順副賜名弘敬帝討劉稹加東面招討使弘敬
倚稹相唇齒無深入意詔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亟戰

亦自如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命弘敬倚角塞山東道
不奉詔王元逵克邢州攻上黨弘敬不得已乃出師未
幾宰統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懼乃進戰拔平恩詔
檢校尚書左僕射澤潞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
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通七年死贈太師子全皞襲
明年拜節度使平龐勳以功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母喪請納節行喪詔不許全皞年少好殺小罪
鮮縱貫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腹減糧帛衆遂叛推韓

君雄總軍事而殺全皞實咸通十一年詔贈太保自進
滔至全皞凡三世四十二年懿宗更以晉王為大使擢
君雄留後君雄魏州人俄進副大使三遷檢校司空僖
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名允中死年六十一
贈太尉子簡襲留後俄授節度使累進檢校大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彊完欲

拓地攻河陽及鄆語在諸葛奕朱宣傳

按原文多與奕
宣兩傳複今從

史家互
見例簡敗於新鄉樂彥禎以一軍先還簡奔歸疽發

背死彥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

彥禎者亦魏人簡時歷博州刺史下河陽有功遷澶州
魏人立之詔檢校工部尚書領留後進節度使累加檢
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彥禎喜儒術引公
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煜之亂彥禎使山甫往
見鎮州王鎔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鎔厚謝卒不
克彥禎見王室微頗驕大城魏周八十里一月畢人怨
其殘子從訓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聚亡命

五百人號子將出入臥內軍中藉藉惡之從訓懼奔近
縣彥禎即以為六州指揮使相州刺史輦兵械泉布跡
接於道軍中益貳彥禎常夢解佩帶履而行既寤曰神
告我下將有背乎已而軍亂囚彥禎迫為桑門尋殺之
推大將趙文珩總留後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全忠為起
師次內黃從訓自相以軍三萬傅城文珩不敢出衆懼
殺之更推羅弘信出戰從訓敗哀餘衆壁洹水弘信遣
將程公佐擊斬之實文德元年彥禎起凡七年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善騎射貌雄偉為裨將主馬收魏有巫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珣死衆曰孰願主吾軍者弘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為宜遂立之詔知留後再遷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豫章郡公朱全忠討黃巢餉粟三萬斛馬二百秦宗權亂復詔弘信以粟二萬斛助軍檢校工部尚書雷鄴來責粟弘信素脅於牙軍擅殺鄴全忠以檄譙讓弘信不敢報大順初

全忠攻太原來假糧馬又議屯邢洺假道相衛弘信不
納全忠使丁會龐師古葛從周霍存等引萬騎渡河弘
信壁內黃凡五戰皆敗乃厚幣求和全忠方圖河北欲
結納弘信乃還兵全忠攻兗鄆朱宣求援於克用遣李
存信救之屯莘其下侵魏芻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鎮
定兵營河曲搯魏滑路弘信馳告全忠請禁游舸絕往
來久之魏人不至全忠疑其紿自將至滑弘信來告曰
魏人未動者正欲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瑋救

宣復壁莘弘信厭其暴而塘溝壘自固全忠遣使謂曰
晉人志并河朔師還為公憂之弘信乃攻破塘克用怒
以兵掠魏博全忠以葛從周助弘信大破之禽其子落
落弘信殺之克用侵魏不已大戰白龍潭弘信敗追薄
魏門而還弘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將壁洹水救魏克
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告亟全忠復遣葛從周
將兵追躡拔沼州執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
走遂圓磁州袁奉韜自殺不五日取三州自是克用兵

不出始全忠亟討兗鄆懼弘信貳故歲時賂遺良厚弘
信每有饋答全忠引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為
厚已故推心焉累進檢校太師守侍中徙臨清郡王光
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子

紹威事具五代史

案新書有紹威傳考紹威入梁事甚繁夥應從其所終之代此從刪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五至二百八十一

中書_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七

列傳

唐 七十七

藩鎮鎮冀

李寶臣

惟岳
惟簡

惟誠

王武俊

士真
承宗

王廷湊

元逵
紹懿

紹鼎
景崇

李寶臣字為輔本范陽內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張鎮

高畜為假子冒其姓名忠志為盧龍府果毅常覘虜陰山追騎及射穴人盡殪從安祿山入朝留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祿山反遁歸更為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

人按舊書作八千人兵數多寡懸殊考通鑑祿山遣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人劫楊光翹蓋寶十八人與人不覺無庸多兵新書為當劫太原尹楊光翹挾以

出追兵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土門以扼井陘事安

慶緒為恒州刺史九節度師圍相州忠志懼歸命肅宗即授故官封密雲郡公史思明渡河忠志復叛勒兵三

萬固守賊將辛萬寶屯恒州相倚角思明死忠志不肯
事朝義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挈恒趙深定易五州以
獻雍王東討開土門納王師助攻莫州朝義平擢禮部
尚書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鐵券姓

名遂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地

按舊書有後又得滄州
語考滄乃田承嗣地下

文寶臣與滔討承嗣首攻滄
州不應先屬寶臣新書得之

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

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
義姻相為表裏始寶臣與正己素為承嗣所易其弟寶

正承嗣壻也往依魏興承嗣子維擊球馬駭觸維死承
嗣怒囚之以告寶臣寶臣謝教不謹進杖欲使示責承
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乃興正己共劾承嗣可討狀代
宗欲其自相圖即詔寶臣與朱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
己與滑亳河陽江淮兵攻其南師會棗強椎牛饗軍寶
臣厚賜士而正己頗敵軍怨望正己懼變即引去滔寶
臣攻滄州未下擊宗城殘之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遣
高嵩巖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

巖逸所執將四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
降洺瀛當是時河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留正已取德州
欲頗窮討承嗣懼乃甘言紿正已正已止屯諸軍莫敢
進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歸以百緡使
者恚抵諸道寶臣顧左右愧甚諸將已休獨武俊佩刀
立庀下語之故武俊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天子
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耳養魏以為資上策也寶臣曰
趙魏有釁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讐為父子歟

唾間耳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取信寶臣然之先是承嗣知寶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讖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玉氣寶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謂寶臣與正己為二帝而陰使客說曰公與滔共攻滄州即有功利歸天子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語與讖會遂陰交承嗣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寶臣謬

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滔即圖示之寶
臣置圖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
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
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敗衣佗服得脫禽類滔者
以歸承嗣承嗣知釁成還軍入堡使人謝寶臣曰河內
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讖吾戲為耳寶臣慚而還俄進封
隴西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寶
臣晚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暗弱恐下不服即殺骨鯁

將辛忠義盧倣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衆
乃攜寶臣既貯異志引妖人作讖兆為丹書靈芝朱草
齋別室築壇置銀盤金匱玉笋猥曰內產甘露神酒刻
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衆莫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
玉印自天下海內不戰而定寶臣大悅厚賚金帛既而
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置堊于
液寶臣飲已即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誅殺妖人
時建中二年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貽書執政諉家事

歸節於朝詔贈太傅

惟岳少為行軍司馬恒州刺史寶臣死軍中推為留後
求襲父位帝不許以張孝忠代之田悅為請不聽遂與
悅李正己謀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專畫反
計府屬邵真泣曰先公位將相思甚厚而大夫違命縲
絏中愚固惑焉魏近且與國不可遽絕請厚禮遣其使
徐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帝
嘉大夫忠所請宜許惟岳寤使真作奏震與將吏不可

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以智畧為寶臣所忌恒移病
至是出諫曰今天下無事主上神武必至加兵雖大夫
恩及三軍萬一不捷孰為用命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
國家必命為帥可不懼乎往者田承嗣佐祿山思明亂
天下千征百戰頃年為官軍所敗仰天垂泣賴先相公
保援獲宥若雷霆不收豈有生理今田悅兇狂何如承
嗣况相公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寧無憤心因利
乘便必相傾陷為大夫久長計莫若令惟誠知留後大

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功見大夫順命何求不得

今與羣逆為危計非保家之道也不納

按舊書載從政諫惟岳語較邵

真尤為明白肫摯不特為國家折姦謀即為惟岳計更無出此新書刪之未是今據補於是張孝

忠以易州歸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盡赦吏士購

惟岳首惟岳與滔戰東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

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東鹿田悅遣孟祐來助武俊以精

兵先陷陣師卻滔續帛為狻猊使壯士百人蒙以譟趨

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於是深州日急悅亦嬰城矣

惟岳懼召真議遣使詣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
謝罪以兵屬鄭誦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謀走告悅悅使
扈炭來讓曰敝邑本為君索節豈為叛逆耶雖見破可
拒守為後圖今君信邵真讒間欲歸罪悅以自湔蕩何
負而然不則遣祐還軍無遺王師禽若能誅真以徇請
事公如初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
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帶山河所
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維持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

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
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岳見深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真
以謝悅明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
益困乃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俾王武俊兵八百攻日
知武俊素為惟岳忌師行謂常寧曰大夫信讒吾朝不
圖晏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恒矣將以身託定州張公
常寧與副李獻誠曰詔斬大夫首以其官畀之觀大夫
勢終必敗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不如捷張公可歸

也武俊然之惟岳使要藉官謝遵至武俊壁議事武俊
與謀使內應至期啟城門武俊入殺人廷中無亢者乃
傳令曰大夫叛命今取之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牽
惟岳出縊之戟門下并殺鄭說他奴等數十人傳首京
師盡赦其將士給部中租役三年真始事實臣掌文記
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其息呂擢冀州長史常寧後
在武俊時用事謀亂誅惟岳異母兄惟誠尚儒術謙裕
寶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其妹妻李納故

寶臣請惟誠復故姓而仕諸鄆為納營田副使四為州

刺史初惟岳誅武俊械惟簡及其母鄭送京師

按新書惟岳叛

時惟簡奉母奔京師考上文惟岳叛後兵敗而懼欲因馬燧送惟簡不應叛時惟簡已自歸且下文兄死人手

爾入朝更為明曉新書自相矛盾今據舊書改帝拘於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將

赴難謀于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

師兄死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督

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

及行在拜太子諭德有功圍城中帝徙山南以三十騎

從夜失道馳至蓋屋西聞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
帝在此帝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
誓以死此明北方塵起帝懼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來
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還封武安郡王號元
從功臣圖形凌烟閣賜鐵券憲宗時為左金吾衛大將
軍長史萬國俊奪興平民田吏不敢治至是訴於惟簡
即日廢國俊以地與民出為鳳翔節度使市耕牛佃具
給農歲增墾數十萬畝卒年五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子

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敗主
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弟銖好學多識有
儒者風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元中與饒
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降入居薊武俊甫十五善騎
射與張孝忠齊名隸李寶臣帳下為裨將寶應初王師
入井陘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曲遇直戰則離守則
潰銳師遠鬪庸可禦乎寶臣遂以恆定等五州自歸共

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子士真亦沈悍有斷實臣倚愛以女妻之寶臣以疑殺許崇俊等士真密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纔一二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內疑然見其屈損又惜善鬪未忍殺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謀伐之皆曰武俊故心膂先君命佐大夫士真又女弟壻今事急宜去猜嫌任之乃遣興衛常寧將兵往因謀執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說以禍福武俊乃還

兵使人謂惟岳曰大夫與齊魏同惡今魏已敗齊為趙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軍且救死詔召大夫宜亟歸惟岳惶遽出遂縊即遣其屬孟華奏天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擢為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恒冀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榮國以深降朱滔受而戍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為深趙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使而失趙定滔亦怨失深二人相結武俊即縛使者送滔與之叛詔華諭解不聽時馬

燧李抱真李芄李晟討田悅悅方困武俊滔救之屯連
篋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軍就舍氣銳甚縱
兵入滔壁殺千餘人悅軍既屢北不能陣懷光緩轡觀
之武俊乘其怠使趙萬敵等以二千騎橫突而滔軍踵
馳王師亂相蹈藉死河為不流懷光還走壁武俊夜決
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與滔素姻乃遣使謾
謝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
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還河東諸將亦罷兵吾

為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即
謂武俊曰王師既敗馬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於險答
曰燧等皆國名臣連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何面
目見天子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許之燧至魏
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慙謝嫌隙始構武俊使張鍾葵
攻趙州日知斬其首以聞於是武俊與田悅等擅相王
武俊國號趙以恒為真定府命士真留守兼元帥以畢
華鄭儒為左右內史王士良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

並為尚書士則司文侍郎宋端給事中王洽內史舍人
張士清執憲大夫衛常寧內史監皇甫祝尚書右僕射
建中四年抱真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傳詔
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
左右曰吾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軍數表大夫
至誠帝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
朕四海主毫芒過失反不得自新耶大夫新斷逆首而
宰相闇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

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
之義下以為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尚知撫百姓天子
固不務殺人以安天下山東連兵戰骨暴野雖勝誰與
居今不憚歸國業興諸軍盟虜性樸彊不欲曲在我天
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不從者奉辭伐之河
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出奉天抱真將還澤潞悅說武
俊滔踵襲之林曰夫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壹不
可圖也使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滄

趙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燕魏
心險王室強則須公援弱則已欲并吞滔自為盟主以
來輕蔑同列且河北惟有趙魏燕耳滔乃稱冀心圖公
冀州矣使滔制山東大夫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
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真而
約馬燧盟興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黜偽號詔
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部尚書恒冀深
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

盧龍節度使琅邪郡王是時滔悉幽薊兵興回紇圍貝州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江淮李納方叛唯李晟軍渭上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二三人心惴恐及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悅死魏人氣熾公不救魏且下滔益甲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道連衡濟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

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真相聞自將屯南宮
抱真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武俊潛會抱真于軍陳說
忼慨抱真亦傾意納結約為兄弟遂俱東壁貝州距城
三十里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
趙琳趙萬敵兵五萬蔽林以待滔使票將馬實盧南史
陣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
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真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俊東南
乘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

其銳回紇馬怒突而過武俊急擊琳等兵亦出回紇驚
中斷遂先奔初滔兵感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即欲
引還竄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
曰士少衰盍以騎濟師巢可覆也抱真使來希皓率勁
騎薄滔營盧玄真乘其後滔懼引去希皓迫之武俊邀
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
抱真營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車糧遁歸火如晝師大
譟其聲殷地抱真以山東蝗食少歸于潞武俊亦還會

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又詔以恒州
為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德棣二州以士真為觀
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襁褓
悉官之俄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得建廟京師武俊善
射嘗獵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
羣臣奉慰如渾瑊故事贈太師有司謚威烈帝更為忠
烈子士真士清士平士則士真襲

士真其長子也少佐父立功更患難既得節度息兵善

守雖擅置吏私賦入而歲貢數十萬緡比燕魏為恭元和初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死贈司徒謚曰景襄軍中推其子承宗為留後始河北三鎮以嫡長自置副大使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為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承宗數上書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病議更建使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狃世繼惟拒命則討之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利困宜即詔承宗嗣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令承宗

歲輸賦如李師道絳曰德棣久隸成德一旦割之承宗
得以為辭假令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萬一旅拒倍難
處置不如令使者自以其意諭之無令知出陛下

案新書叙

次絳語事理未晰今依通鑑輯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

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而以
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嵩子
也與承宗故姻帝因欲離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囚之
詔更用棣州刺史田渙為二州團練守捉使令歸昌朝

承宗拒命帝怒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瓘將左右神策
率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健將
士真時入朝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瓘偕詔武俊忠節
茂著其以實封賜子士則毋毀墳墓承瓘至軍無威略
師不振神策大將鄭定進戰沒氣益折及吳少誠死李
絳奏蔡無四隣援攻討勢易不如赦承宗專事淮西帝
不聽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恃承宗外自固內實與之太
常卿權德輿諫曰神策兵市井屠販不更戰陳恐憚勞

遠潰為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時月西戎乘間則禁衛不可頓虛京師心腹宜深念方夏盛暑水潦疾疫且降誠慮有潰撓之變山東諸侯皆以息自副誰肯為陛下盡力者盧從史倚寇為援誅承瓘邀寵利宜名行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半道授以澤潞而徙從史他鎮破其姦然後赦承宗衆情必服帝未許五年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師劉濟又拔安平承宗懼上書謝罪且言往年納

地迫三軍不得專而為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
得自新時師久餉不屬帝憂之而淄青盧龍數表請赦
乃詔浣雪盡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昌朝歸京師授右
武衛將軍承宗自謂計得誓然無顧憚七年軍庫火器
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不自安及吳元濟反承宗與李
師道上書請宥教其將尹少卿為蔡遊說見宰相語不
遜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與師道謀遣惡少年數
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潰因火漕院人趨火鬪死

者十餘輩縣大發民捕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索天子為旰食承宗嘗疏元衡過咎留中至是帝出示羣臣議聲罪伐之詔絕承宗朝貢竄其弟承系承迪承榮於遠方以魏野樂壽故范陽地歸劉總而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陵門戟燔獻陵寢宮伏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鄰鄙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壓境承宗揣詔旨兵不即進即肆剽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一年

詔削爵以實封賜士平使奉武俊後令河東義武盧龍
橫海魏博昭義六節度兵數十萬進討環地數千里以
分其勢然營屯離置主約不得一士觀望獨昭義郝士
美薄賊境賊不敢犯始承宗不能叶諸父皆奔京師士
則為神策大將軍聞其叛請占族京兆裴度請用為邢
州刺史使隸昭義以傾趙人有王怡者武俊從子為承
宗守南宮士則招之歸命謀泄遇害子元伯奔還擢監
察御史詔贈怡尚書左僕射明年元濟平承宗大恐使

牙將石汎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請歸德
棣二州弘正遣知感知信詣闕下請命前此帝使尚書
右丞崔從賜詔許自新承宗素服待罪及是詔復官爵
以華州刺史鄭權為橫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復
承宗實封戶三百以所部饑賜帛萬匹李師道平奉法
益謹表所領州錄事參軍判司縣主簿令皆丐王官十
五年死贈侍中軍中推其弟承元為留後承元不敢世
于鎮詔用為義成軍節度使事見本傳

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族隸安東都護府曾祖五哥之
為王武俊養子故冒姓王世為裨將廷湊事王承宗為
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
致廷湊暴其稽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
後脅監軍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岌穆宗怒以
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仍敕橫海昭義河
東義武軍并力大將王位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
餘人會朱克融囚張弘靖以幽州亂乃合從拒王師詔

議攻討先後劔南東川節度使王涯以為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又有魏博之怨濟以晉陽滄德掎角進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詔義武節度使陳楚閉境督諸軍三道攻而滄德烏重胤最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重胤知時不可按兵未肯前帝意銳甚更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代之叔良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會度逐廷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叔良率諸道兵救深州戰

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史叔良者將家
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帥滄景廷湊
知其怯故先犯之師由是敗當是時諸道兵仰度支者
十五萬府帑不給置南北供軍院既薄賊鄙糧道梗樵
蘇不繼兵番休取芻蒸廷湊乘間奪轉運車六百乘食
愈困至所須衣帛未半道諸軍彊取之其懸師深入者
不得衣食又監軍悉取精粟士自隨疲瑣者備行陣戰
輒潰二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深州圍

益急明年魏牙將史憲誠叛田布衆潰于南宮帝不得
已乃赦廷湊檢校右散騎常侍成德軍節度使會牛元
翼出奔廷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廷湊
既原則稍挺與克融憲誠深相結滄州李全略死于同
捷求襲文宗不許更授充海節度使同捷逆命厚結廷
湊帝虞其變故授檢校司空及幽魏徐兗兵討同捷廷
湊撓魏北鄙以牽制之而饋滄景饘糧囚鄰道使者不
遣帝怒詔絕其輸貢於是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斬首三

千級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漳注深冀詔削廷湊
官爵諸道以兵進討斬廷湊者賜錢二萬緡優予官以
州鎮降者有差公濟再戰行唐皆克廷湊射蠟書求救
於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丁志沼會同捷
平廷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固守復
上書謝帝方厭兵赦之悉復官爵還所上州久之進兼
太子太傅太原郡公太和八年死贈太尉軍中以元達
請命帝聽襲節度

元達其次子也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
悟女壽安公主劉稹叛武宗詔元達為北面招討使即
日師引道拔宣務壁破援軍堯山攻邢州降之累遷檢
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平加兼太子太師封太
原郡公食實封戶二百進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
十三贈太師謚曰忠子紹鼎襲字嗣先累擢檢校尚書
左僕射淫暴厚斂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眾忿欲逐之
會病死贈司空子幼宣宗以元達次子紹懿為留後俄

為節度使累封太原縣伯加檢校司空咸通七年死贈
司空初紹懿病篤召紹鼎子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
爾長授之今疾甚爾雖少勉總軍務禮藩鄰奉朝廷則
家業不墮矣監軍上狀懿宗悅擢景崇為留後尋進節
度使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孫尤被寵龐勳反景崇遣
兵會王師平賊進檢校尚書右僕射主薨謚曰章惠居
喪如禮母張卒號慕羸愒當時稱之以政委賓佐檢戒
親屬不得與嘗欲引母昆弟為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

用人以勞能若私其人厚畀田宅祿食可也何必官景
崇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趙
國公乾符五年進王常山黃巢偽詔至景崇斬以徇因
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問行在貢
輸相踵每語及宗廟園陵輒流涕蔚州刺史蘇祐為沙
陀所攻乞師于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祐將出奔會詔
徙濮州刺史擁兵之官道于鎮景崇館之靈壽肆其下
剽奪景崇殺之累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年三十

七贈太傅謚曰忠穆子鎔事具五代史

按新書有鎔傳
鎔周旋晉汴兩

鎮事甚繁夥且終于梁
代應入五代傳此從剛

始廷湊徵時鄴有道士為卜得

乾之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

孫幾何答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

年死蓋度文也景崇鎔皆王廷湊嘗使至河陽醉寢于

路有過者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問其故曰吾

見君鼻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

及堂公興矣及害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及鎔凡百

年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七